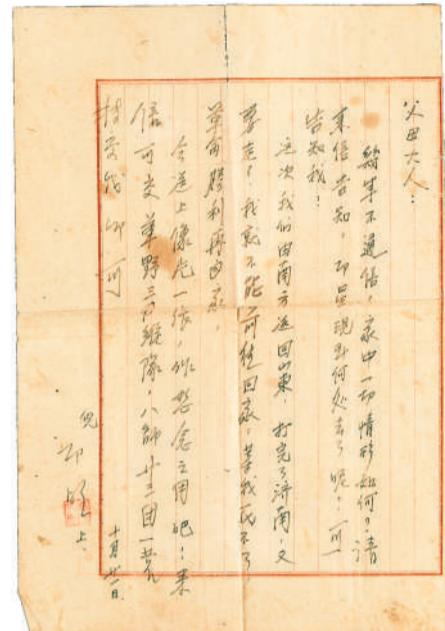


淮海战役纪念馆

在这里，读懂“人民的胜利”

本报记者 尹晓宇



孙即明烈士家书。

江苏徐州凤凰山麓，松柏苍翠，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矗立此间，庄严肃穆。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1948年11月打响，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及部分地方武装共60万人参加，在华东、中原、华北等地区人民的全力支援下，经过60多天作战，基本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1965年11月6日，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和纪念馆建成开放；2007年7月，纪念馆新馆建成开放。2020年，纪念馆启动改陈工程，2021年7月1日，基本陈列“人民的胜利——淮海战役历史展览”正式开放。该展览以“人民的胜利”为主题，设序厅、传承厅和“两种前途 命运决战”“逐鹿淮海 决战决胜”“人民战争 深厚伟力”“革命英烈 永垂不朽”四部分，用2066件文物藏品、1200份档案、1100张历史照片和20余处场景，全面展示淮海战役的战斗历程、历史内涵和革命精神。

文物镌刻英雄故事

淮海战役纪念馆的馆藏文物数量庞大且类型丰富，既有记录作战过程的文献，也有作战所用武器，还有油灯、独轮车等生活、生产物品，其中一级文物38件。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台是国家一级文物，被称为淮海战场的“无声传令官”。这台设备日夜运转，用于接收中央军委指示、指挥部队作战，在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至要至盼”的宿县攻城指令到中央军委明确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电波串联起作战前线和指挥中枢，见证了战役方案的完善与多场硬仗的胜利。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在淮海战役中，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五省共出动543万人支援前线，或运输物资、或缝制军装、或转运伤员……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纪念馆里有一件特别的国家一级文物——山东特等支前功臣唐和恩在淮海战役中使用的小竹竿，长1.06米，上面密密麻麻刻着字，细看是一些地名。1948年秋，唐和恩响应号召，参加支前小车队。他带领小车队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日夜奔走，走累了就拿小竹竿当拄棍，遇到河流阻挡，就用小竹竿来探深浅，风雪淤泥中用它摸索道路。唐和恩每到一地，就用针尖把地名刻在竹竿上，共刻下了山东、安徽、江苏3省88个城镇和村庄的名称，行程长达5000余里。淮海战役结束后，唐和恩被授予“华东支前英雄”荣誉称号，他带领的小队被评为



淮海战役纪念馆内人民群众支前展厅。

“支前模范队”。

“父母大人：几年不通信，家中一切情形如何……等我死不了，革命胜利再回家，今送上像（相）片一张，作想念之用吧……”1948年10月21日，华东野战军第3纵队8师23团1营的政治教导员孙即明给山东老家的父母寄出了人生中最后一封家书。当年12月14日在总攻黄维兵团的战斗中，孙即明壮烈牺牲，年仅24岁。淮海战役纪念馆的一面展墙上陈列着一封封烈士家书，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挚情感令人动容。

真切体验历史场景

为了丰富观众的参观体验，纪念馆将表格、图片、视频、实物等组合展示，并设计了多处互动体验场景。

“没有桥腿，我们当桥腿。”在“十人桥”互动展区，视频中展现了战士跳入河中组成“人桥”的情景。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7师79团在追击敌军途中，被十几米宽的河流挡住去路。为了快速渡河，副排长范学福等带领战士们跳入冰凉的河水中，用身体做桥墩，架起一座人桥。他们架设人桥长达75分钟，让500余名战士过桥。

“我撑得住，你大胆走！”在可掀起的拼接桥面下，冷气阵阵袭来，孩子们模拟人桥架设，按任务卡分工，蹲下充当“桥墩”，尽管累得腿软，却始终未松开托板。大家在这场体验课中直观体会到架桥战士们遭遇的困难，深刻感受战士们的坚守与担当。

支前小推车推起来是啥感觉？展厅里，观众可以亲手扶住车把，推动负重的小推车，体验支前民工的艰辛。当年，山东省泗水县模范运输团1054名民工，冒飞机轰炸、忍饥寒交迫，为前线运输粮食、物资，原定6天运粮4.5万公斤，却仅用3天就运粮5.6万公斤。互动体验让那段军民同心的壮阔历史鲜活起来，也让人深刻读懂“功劳车”承载的磅礴力量。

“战友们，我们永远想着你们，你们为党，为人民的利益、为中国的今天献出最宝贵的生命。我们要继续听党的话，继续为党、为人民奋斗。我们记着你们，你们就活着！”在“我想对你说”互动体验区，老兵潘宗道拿起墙上的话筒录下留言。这面墙上挂满话筒，让观众与270位烈士“对话”。参观者可以通过话筒聆听烈士故事，也可以录下想对烈士说的话，其他观众也可以收听这些留言。

打造“行走的纪念馆”

为了更好地传播弘扬淮海战役革命精神，今年3月以来，淮海战役纪念馆创新打造“行走的淮海战役纪念馆”红色文化直通车项目，将红色教育从

纪念馆延伸到基层一线。直通车走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军营等，成为徐州红色教育的“流动名片”。

红色文化直通车采取“点单式”服务模式，针对不同单位的实际需求，提供个性化教育方案。该项目精心打造了“3大主题展览+4类专题党课+10个红色故事”模块化内容库。例如，针对青少年群体，采用情景式、体验式、互动式教学方法，让红色故事更动人。纪念馆联合徐州市解放路小学等学校推出“清明课程+烈士图片展”，通过沉浸式教学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联合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办红色故事会；邀请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志愿者参与《英灵的追思》等红色故事宣讲，让革命精神在讲述中传承。

“这是烈士用过的文件包吗？”一名小学生看着操场上的展板问道。今年9月，徐州市解放路小学迎来一场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行走的淮海战役纪念馆”红色直通车来到校园，讲解员将革命先辈的故事娓娓道来，孩子们听得入神，不断提问。近年来，淮海战役纪念馆举办的“人民的胜利——淮海战役精品文物展”“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淮海战役支前文物图片展”“解放——华东地区解放战争重要战役史料图片展”等一系列精品展览走向全国。今年推出的“决胜密码——淮海战役文物史料展”入选国家文物局2025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该展览专门为青少年打造，设置了史料翻板、互动体验、实景模拟等展项，把展厅变为集历史、思政教育等于一体的研学教室。除了大力开展公共教育，淮海战役纪念馆还不断加强文物征集以及淮海战役亲历者口述史整理。2014年至今，纪念馆工作人员奔赴全国26个省区市，累计采访淮海战役亲历者795人，征集文物史料1300余件，采集口述史影像资料61580分钟，整理口述资料450余万字，并编辑出版《淮海战役亲历者口述史》，为淮海战役研究增添了翔实资料。

记者手记

小推车与大胜利

尹晓宇

清晨，一队整齐肃立的中学生在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祭扫，历史课本中记述的淮海战役在他们眼前清晰起来——围廊上镌刻着3万余名烈士的名字，塔基左右是根据真人形象创作的石雕图，一幅表现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场景，另一幅则是群众踊跃支前的宏伟场面……

历史书讲到淮海战役，总会提到小推车。这种北方地区农民常用的运输工具，在这场重要的战役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记者看到这组数据：淮海战役期间有543万群众支援前线，用88.1万余辆大车、小车向前线运送了1460多万吨弹药、9.6亿斤粮食和大量其他军需物资……正是一辆辆小推车运输的物资，为前线战士们英勇作战提供了坚实保障。

展厅里展示了若干张群众推着小推车支援前线的照片，他们没穿棉衣、棉鞋，却将棉衣和棉鞋送到前线战士们身边，他们自己的“支前三件套”是保暖的狗皮、防雨雪的蓑衣、吃饭喝水用的葫芦瓢。

“解放军需要什么，我们就支援什么。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靠着这种精神，支前群众用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巍然矗立的烈士纪念塔，不仅铭刻着这场“人民的胜利”，也见证了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小推车留下了深刻的印痕。沿着车辙阔步前行，我们必将迎来更多更大的胜利。



本文图片来源：淮海战役纪念馆

珠绣作为中国传统刺绣中的独特品种，犹如一颗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珠绣以针为笔、以珠为墨，在织物上勾勒出璀璨的文化脉络。

据考古资料显示，古人在新石器时代已采用穿有珠、管或贝类的发绳装饰额头，在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出土了各种形制和材质的珠饰品。中国出土的珠绣实物可追溯至汉晋时期。据史料记载，隋代“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唐代《杜阳杂编》记载同昌公主的嫁妆中有“神丝绣被”，并详细描述称“其上缀以灵粟之珠，珠如粟粒，五色辉焕”，尽显盛唐气象。宋代“双龙戏珠”的珍珠马鞍彰显出技艺的精进。到了明清时期，珠绣艺术更加丰富多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件珠绣瑰宝，展现出巧夺天工的技艺。

在中国刺绣工艺体系中，珠绣的材料和工艺特性决定了其与丝线绣相比，具有更饱满、立体的质感，其在织物上的点珠穿线往往会产生独特的肌理效果。

从产生的背景来说，珠绣作为一门技艺，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多重动因。在古代社会，珠绣既是身份地位、礼仪习俗的载体，也寄托着吉祥美好的寓意，兼具物质属性与象征属性，既是“看得见的装饰”，也是“读得出的文化”。

如何将传统手工艺转化成符合时代需求的设计语言？如何让传承千年的珠绣艺术走进当代人的生活？这是设计学科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代代传承人不断探索的问题。

从视觉语言上来说，珠绣特有的艺术属性可以为现代服装设计、首饰设计、舞台艺术以及空间装饰等提供不同的表达形式，成为这些设计领域中重要的工艺手法。如在服装设计中用不同材料和技法营造绚烂多变的珠绣艺术效果，在首饰设计中运用珠绣工艺制作可穿戴的艺术品，既有传统韵味，又兼具繁复与前卫的视觉效果。

从工艺创新的角度，珠绣与新材料、新技术的碰撞会产生新的设计实践方式。比如，将传统珠材与合成材料、3D打印材料等结合，可以让珠绣融入可穿戴设备、互动服装，使其跳出传统工艺范畴，成为“未来工艺”探索的方向。

珠绣还可以和材料学、数字技术交叉出新的学术生长点，例如运用数字技术，对珠绣进行数字化再现。珠绣的“光影性”与现代数字影像或虚拟现实中的“光学美学”十分相似，可以进行跨媒介设计。珠绣给当代设计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文化元素，还是跨界创新的资源。

从唐代的珠绣被面到当代的珠绣礼服，从厦门曾经的“珠拖一条街”到国际舞台上琳琅满目的珠绣产品，中国珠绣艺术的传承发展不仅是传统技艺的延续，更是工匠精神与当下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尚的融合。“以设计应用带动工艺传承”的理念指引着中国珠绣艺术不断前行，向世界传达中国手工艺之美。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副教授）



金奕奕珠绣作品《绿岛》，张红娟指导。 金奕奕供图

上博展出宋元明清铜器精品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上海博物馆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融古烁新：宋元明清铜器的复古与创新”展览日前亮相上博东馆。展览基于上海博物馆藏宋、元、明、清铜器，并汇集亚洲、欧洲、美洲多家重要博物馆馆藏，辅以同时期书画、陶瓷、珐琅器等，总计约178件（组）展品，其中不少为首次公开展出。

作为重大仪典中的礼器，中国古代青铜器承载着工艺技术与文化信仰的双重内核。宋、元、明、清时期，中国铜器功能逐渐从礼器走向实用器，工艺日臻精妙。匠人们博采众长，设计出更多元的器型，铜器艺术经历了从古朴庄重到精工华彩的嬗变，折射出社会文化风尚的变迁。

展览通过4个单元，解读宋、元、明、清铜器的发展与特色，展现中国古代工艺“古而不泥古”的传承创新，带观众领略中国铜器独特的人文内涵和艺术价值。

河北博物院藏北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铜牛鼎为宋徽宗祭祀太室（帝王宗庙）所铸重器。其三足形制与器身纹样取自《考古图》《博古图》中均有收录的周代名器“晋姜鼎”，而三足顶端的牛首装饰则源自《三礼图》所载当世礼制——该书规定牛、羊、豕三牲需分盛于不同兽首鼎。此鼎印证徽宗御作坊在严谨考据古器的同时，兼容时制元素，融古今礼法于一器。

上海博物馆藏明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昆山县学铜簋依《宣和博古图》中的“周太师望簋”所制。簋体呈椭圆，直口，器腹两侧有半环形兽耳，圈足上附四兽首支足，盖上有四云朵状捉手。器、盖口沿与圈足饰仿古重环纹，余饰瓦纹。此簋器形、纹饰与木刻版图高度吻合，体现了明代仿古工艺的精确。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26年3月16日。



北宋政和四年铜牛鼎
(河北博物院藏)
王初摄 (人民图片)